



漂流的

命运

中

文学的目的，是帮助人了解自己本身，提高他的自信心，激发他对于真理的企求，同人们的鄙俗行为作斗争，善于在人们身上找到好的东西，唤醒他们灵魂中的羞耻、愤怒和勇气，做一切使人能变得高尚坚强、能用美好圣洁的精神来活跃自己的生活的事情。

冯牧 柳萌 ● 主编

二/十/世/纪/文/学/名/家/代/表/作/品/精/选



时代文艺出版社

• 二十世纪文学名家代表作品精选 •

漂流的命运

冯牧 柳萌◎主编

(中)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卡拉汉掏出记事簿写道：

“以色列破坏了停火协议，开始进攻黎巴嫩。天是一九八二年六月六日，星期日。”

星期日，又是星期日！近代史上有多少次突然袭击是在星期日发生的！

安莎社的一位记者目睹了以色列的进军场面，向罗马拍发了快讯，第一段的文字是这样开始的：“第五次中东战争开始了。”

“进攻！”苏伊士运河战争中，沙龙对他的士兵这样说。

“进攻！”六·五战争中，他又这样说。

“进攻！”赎罪日战争中，他还是这句话。

今天，他再次大声向他的将军们疾呼：

“进攻！”

草绿色的敞蓬吉普风驰电掣般地向北飞奔。沙龙坐在车上。由于他实在太胖，远远望去，整个吉普车的空间好象全被占据了。

两侧，是以色列国防军的装甲纵队。

以色列士兵们看见他的吉普车，他不断地向士兵们打着他们所熟悉的手势：向前！进攻！

在许多坦克的炮塔上用白灰刷写着这样的标语：“阿里尔·沙龙——犹太之王。”“沙龙万岁！”沙龙，你是以色列国防军的骄傲！”

看到这些口号，沙龙得意非凡。他对于荣誉和赞扬并不能象有些人那样报以训练有素的微笑。他不会掩饰自己，有时甚至到了令人讨厌的地步。

中午，他与士兵们一起用饭。他坐在弹药箱上，衣服敞开着，一边吃一边与士兵们说笑。这时候他一点也没有国防部长那无限尊贵的架子。

他对自己的司机大喊：

“拿鱼子酱来，拿伏特加来！大家共享！”





沙龙出生在苏联的基辅。这种俄罗斯民族的嗜好是他的父亲传给他的。

如果说，以色列的有些政客象讨厌苍蝇一样讨厌沙龙的话，那么许多军官士兵却象拥戴英雄一般拥戴他。因为他十几年来出生入死，屡立战功。他的指挥口号不是“给我冲”，而是“跟我上”。几乎在每一次战争中他都要负伤。

吃毕午饭，沙龙登上他的吉普车，扬起一只胳膊：“士兵们，我只给你们下一道命令，那是至高无尚的命令：进攻！”

他简直是为进攻而生的。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的第一天，以色列苦心经营数年的“巴列夫防线”全线崩溃，以军在西奈半岛节节败退。

埃及人的突然袭击粉碎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结束了自己的士兵上街只能穿便服^①的历史。痛苦的一页翻过去了。

以色列全国紧急动员。

在这种时刻，人们又想到了沙龙。

在以色列总参谋长哈伊姆·马列夫提要沿苏伊士运河建造一条堪与“马其诺防线”媲美的立体防线时，附和者有之，赞美者有之，积极支持者有之，军界更是一片叫好声，只有一个人坚决反对，那就是沙龙。

“现代化战争应以进攻为主，防御为辅。”他力陈己见。

但没有人重视这个出身于俄罗斯土地上一个农民家庭的人的意见。

发怒了：“巴列夫防线实际上是无用的摆设！”

就因为这句话，他得罪了那样多的人。

但是，战争的进程却做了无情的结论：他是对的。

他被任命为南部军区司令。

^①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以前的历次战争中，埃及军队均被以色列打败。埃及老百姓常常羞辱士兵，因此他们上街都不敢穿军装。

前线，以军继续溃败。埃及军队太强大了。为了战争，他们足足做了七年的准备，沙龙却在这样的时刻做出了一个令全世界吃惊的决定：进攻。

在许多人眼中，当时西奈以军要想扭转颓势，转入进攻，几乎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

沙龙来实现这个神话了。

战争爆发后的第十一天，黄昏，落日放射出惨淡的黄光，笼罩着埃及第二军与第三军接合部的苏伊士运河渡口。不远处就是大苦湖，波平如镜。越过大苦湖就是埃及本土。

一支坦克部队从地平线上出现了，径直向渡口开来。那是十三辆T—54、T—55 苏制坦克。守卫渡口的埃及士兵放心了。那是自己人。

坦克部队越来越近。现在，已经可以清晰地看见坦克上的乘员了。他们穿着棕黄色的埃军制服，用纯正的阿拉伯语大声传递着口令。

埃及士兵们作梦也没有想到这实际上是沙龙的部队。他们奉命来夺取渡口。至于那些坦克，全是在上一次战争中缴获的。

后果不用说是极其悲惨的：渡口的埃及士兵在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就被全部打死。以色列人控制了渡口。

天色完全黑了，沙龙的装甲师源源不断地开到，趁着夜色在大苦湖渡河。

自己的军队在前线败退，他却敢于孤军插入敌后，这个行动本身就可以刻画出沙龙的性格。

英国一位将军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是军事史上最大胆的行动之一。”

第二天，沙龙的部队已全部来到埃及的国土上。

沙龙兴奋地用步话机向大本营报告，他的激情无法遏止。

“以色列人第一次踏上了非洲的土地！”





他开始了进攻。

在敌国土地上作战是极其艰苦的，但他没有动摇进攻的信念。连天的炮火中，他光着头，乘着敞蓬吉普车与士兵们一道冲锋。

在苏伊士城城郊，他的司机被打死了，他的头部也负了伤。他换了一个司机，用纱布裹着脑袋，继续向前冲。

沙龙的妻子在报纸上看到丈夫光着头，缠着绷带的照片，打电话对他说：“你要是把钢盔戴上，那就比较好一些！”

沙龙回答：“我的钢盔别有用处。我要拿它在特拉维夫打碎一些人的脑袋！你一定知道，我指的是谁！”

沙龙的渡河成功改变了战争的态势，成了这次战争的转折点。以色列重又把主动权夺回手中。埃及第二军和第三军的退路被切断了，失去了生命一般的补给线，陷入重围之中。但他们仍在用令人感动的顽强精神苦战，直至停火。

正如以色列第三次中东战争的胜利与摩西·达扬的名字是紧紧连在一起一样，第四次中东战争与沙龙的名字是分不开的。

现在，以色列军队在侵入黎巴嫩后高速向北挺进。

沙龙明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乃至将来，闪电战都是最有效的法宝。他命令部队不顾一切直捣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坦克部队的前锋到达列坦尼河时，渡口上一座哨所里的巴解战士未经战斗就撤走了，由于十分仓促，有一杯刚煮好的咖啡没有来得及喝，留在桌上。当以色列坦克部队全部渡过河，炮兵部队也随后来渡口时，一位军官走进了那个哨所。他端起那杯咖啡。咖啡还是温热的。

小斯大林格勒

在特拉维夫的以色列总参谋部作战指挥室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三支巨大的箭头缓缓向北移动着，一齐指向贝鲁特。



沙龙多年来对黎巴嫩的作战构想今天得以实现：兵分三路，齐头并进，采用闪击战术，在最短的时间内包围贝鲁特。

左路军从西部进入黎巴嫩，侵占沿海港口城市，切断巴解海上补给线；中路军从加利利地区向北直取黎巴嫩重镇哈斯巴尼亚和列坦尼河北岸的贝特丁；右路军开辟东部战线，目的是肃清黎巴嫩南部一个方圆一百四十里地区的巴解游击队，以色列称这个地区为“法塔赫地带”，因为巴解组织最活跃的战斗部队“法塔赫”常在该地出没。

黎巴嫩南部，巴解游击队的据点和堡垒星罗棋布，有些是永久式的，有些则是游击式的。前者坚守，后者见敌人来时，马上撤走，阵地上不见一个人影。敌人走后，他们复又出现。这是巴解从越南学来的经验。

以军遭到巴解的顽强抵抗。

沙龙向部队发出这样的命令：能攻克据点，迅速攻克；一时不能攻克的，只派少数精兵予以牵制、包围，大队人马绝不纠缠，继续快速向最终目标前进。待整个作战构想完成后，再腾出手来收拾这些孤立的据点。

他需要时间。现代化战争最宝贵的就是时间。

以色列人的军事原则是：兵贵精而不贵多。平时养兵不过十几万，然而训练有素，打起仗来要以一当十。

沙龙曾说，昔日战场的教条是依赖庞大的火力和兵力粉碎敌人，这种教条现在已被机动性、声东击西和速度所取代，目标是使一个可能人数较多、装备较重的敌人手足无措。

在政治上，以色列是臭不可闻的，然而它的军事原则，却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注意。

沙龙的这一着果然管用。试想，就是为了对付进攻而建造的堡垒等来的却不是进攻，那它还有什么用处？随着腹地的陷落、后方的丧失、补给的中断，巴解的军心受到影响。



那些堡垒和据点对付集团进攻是充满信心的，它会象肉磨子一样发挥效用。可是面对一支速度极快、机动性特强，并根本不与其纠缠的部队，充满信心的该是后者了。

与此同时，沙龙却动用了较强的空、陆力量来保护后勤补给线。

军人有一句行话，称后勤补给线为“血线”，也就是血管之意。

为了保证作战计划顺利实施，沙龙集中了陆军常备兵力的近半数 and 空军、海军的大部，共约十万人，以取得战场上的绝对优势。

以色列与黎巴嫩都在地中海东岸，战前，以色列海军举行了一系列海上演习与两栖登陆演习。

战局推进中，沙龙及时使用了他的海军。6月7日西路以军逼进西顿时，以海军从海法港出发，在海上对西顿实施登陆，完成了对这一地区的包围。7月27日以海军快艇炮击贝市西区海滩，支援陆军，8月11日，在贝市南区，以军在舰炮支援下，攻占了纳比亘齐。

巴解在黎巴嫩南部的基地相继被占领；刚建立不久的一支坦克部队遭到全歼；成千上万吨储备武器弹药落到了以色列人手中；三千名战士英勇牺牲，六千名被俘。大批战士转入地下。

三天后，以色列军队到达贝鲁特，完成了对巴解总部和剩余的巴解主力的最后包围。

一位美国军事发言人在评价以军的这次进攻时说：“沙龙所得到的，正是法国和美国先后在越南尝试失败的。”

以色列的军用皮靴踏在波福特古堡满是瓦砾和鲜血的石梯上，发出橐橐的声响。

这个曾经是巴解重要基地的古堡在浴血抵抗了三天之后，终于陷落了。

激战方殷，硝烟尚未散去，沙龙就赶来视察。他还派人去请总理贝京。贝京自从开战以来就一直住在北方军司令部的指挥心里，离

此地没有多远。

沙龙站在由古代十字军建造的古堡的最顶部，昂首四顾，仿佛周围是一片旷野。

这位五十四岁的犹太人过早地发胖了。每挪动一步，下颏上的肥肉都要剧烈抖动。也许是为了不致于使弛那沉甸甸的、圆鼓鼓的肚皮坠到地面上，他最喜欢用一条美国南方警长所佩戴的那种宽腰带。他有一头银发，现在被微风吹动，一根根地竖了起来，似乎在向人们隐示着他那残忍的性格。

蓝色的大卫星^①在他身旁飘扬。他拿起旗帜的一角，轻抚着，脸上露出征服者的狞笑。

对这样的时刻他已期盼好久了。

他渴望征服，当然不止一个小小的黎巴嫩。

八十年代的第一年，沙龙向内阁提出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大以色列计划”，这个计划不仅把从约旦到地中海的大片土地划入以色列版图，而且还想把以色列的影响扩大到东起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至土耳其，南达南非的广大土地。

狂妄到了极点！

“这是以色列八十年代的伟大战略，”沙龙说，“今后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它服务的！”

他有一盘棋。黎巴嫩不过是个卒子而已。

一群记者拥上来为他拍照。所有的焦距都对准了他。镁光灯嚓嚓作响。

一位记者向他发问：“沙龙将军，您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

对这话，沙龙早已成竹在胸。“我们发动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真是天使般动听的声音。



① 以色列国旗



又一位记者问：“您的军队要走到哪儿才停呢？”

“不会超过四十公里。”

“将军阁下，听说你讲过：如果您不得不进入黎巴嫩的话，您将想方设法避免进入贝鲁特。是这样的么？”

“是的。”

“有消息说，以色列今天已经兵临贝鲁特城下了。”

“有这样的事？”沙龙笑着耸耸肩膀。“不可能吧？”

“沙龙先生，说句不客气的话，我觉得你在欺骗我们。”

“哪里的话！”

“我想起了前总理本·古里安关于您的一句著名的话：‘假如沙龙能戒除不说真话的陋习，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模范的军事领袖’。”

沙龙脸红了。

他在骗人。他常常骗人。

贝京也骗人，达扬也骗人，但他们都高明得多，不象沙龙，军队早已进入黎巴嫩八十公里了，他还说：“不会超过四十公里”。

有一位军官来向沙龙报告：“我们已完成了对贝鲁特的包围。巴解总部和他们的头目都在包围圈中，现已查明的有阿拉法特、阿布·伊亚德、哈立德·哈桑、阿布·马威……”

沙龙兴奋地击拳：“干得漂亮！”

几分钟前他还承认他曾说过将避免进入贝鲁特的话，可他已经忘了。

公元前五五二年，贝鲁特经历了它的第一次毁灭，起因是海啸与大火。今天，公元一九八二年，它是不是面临着第二次毁灭呢？

炮弹与空气磨擦发出咝咝的怪叫声，从人们头顶掠过，一颗，两颗，三颗……接着便数不清了，最后变成了弹雨，不间断地向贝鲁特西区倾泻。飞机在空中盘旋，扫射，投弹。它们飞得很低，机翼上的

大卫星清晰可见。有一架飞机还差点撞到海滨旅馆“夏园”的大楼上。

以色列向贝鲁特西区发动了进攻。

巴解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向他的战士们宣布，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将战至最后一人！”

巴解一位高级军事领导人严正驳斥了沙龙要他的部队放下武器投降的无理要求，说：

“你们或者看见我的尸体，或者看见我活着前进！”

钢铁般的誓言。空前的血战。

贝鲁特西区完全被硝烟和火光笼罩了。枪声、炮声、坦克的隆隆声、飞机的尖啸声、大楼坍塌的轰鸣声，交织成一支战争交响曲。

最激烈的战斗是在烈士广场上展开的。硝烟蔽日。战争把白天变成了黑夜。广场上为纪念一九一五年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而被杀害的十一名烈士而竖的雕像，被炸得身断肢残，再次成为“烈士”。广场四周的建筑物已被夷为平地。断壁残垣中随处可见鲜血和尸体。

巴解战士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死战不退。他们不仅要与以色列人作战，还要应付以色列在黎巴嫩的盟友——基督教长枪党的袭击。长枪党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但以色列军队却是世界公认的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对巴解来讲，这将是一次怎样严峻的考验！

一个巴解战士在抱着燃烧弹扑向敌人坦克时向自己的伙伴们大呼：“同志们，去死吧。光荣地去死吧！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们由一九六四年的十七条枪发展到今天四万多人，获得了世界上一百二十多个国家承认，并在八十多个国家和国际机构设立了办事处，不足以说明这一点吗？

为正义而战的巴解战士们战斗得格外英勇。每一条街道，每一个据点，每一座房屋，都可以告诉你一个甚至几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以色列的坦克隆隆驰进“苏克”区，准备向巴解总部的侧后迁回。在一条大街的拐弯处，士兵们忽见左边一间小屋门前火光一闪，





又听得轰的一声，头一辆坦克熊熊燃烧起来。

后面的坦克不得不停止前进。恰在此时，那间小屋门前，火光又倏地一闪。

第二辆坦克猛地一颤，履带哗哗地滚了下来。

有人高叫：“那里有榴弹发射器！”

话音未落，第三辆坦克又中弹了。

这些钢铁甲虫迅速四散爬开，但仍然有几只挨了榴弹。

以色列士兵们是怎样恼怒啊！他们先用机关枪猛扫那间小屋，又使用了火焰喷射器和掷弹筒。终于，小屋沉寂了。士兵们冲进去一看，不禁惊得倒吸一口凉气：屋中只有一具孩子的尸体，充其量也不过十三、四岁。至死，手中还紧握着一具榴弹发射器。

以色列副总参谋长亚当亲自指挥坦克部队攻占了巴解的一个据点后，心头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他呼唤随军记者：“给我拍张照片！”

亚当倚着一辆坦克，摆好姿势。他那副得意的神情就象他得到了整个世界。

记者刚要按动快门，忽听一声令人心悸的喊叫：“小心！”。

亚当猛回头，顿时惊黄了脸。三个巴解战士正跳下一堵矮墙，闪电般地向这里扑来。

四周尽是以色列官兵，可都被这突如其来的进攻弄乱了方寸，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亚当的随从们倒还冷静，迅速举起冲锋枪来。

可是已经太迟了。巴解战士向亚当投出了手榴弹。一声巨响，亚当栽倒在血泊中。

冲锋枪齐射。三个巴解战士的身体在弹雨中象触电般地抽搐着，扭动着。

他们本来也不想生还。他们的任务完成了：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以军副总参谋长亚当的生命。

亚当的死创造了一项记录：自一九四八年以来以色列所进行的所有的战争中，他是被击毙的军衔最高的军官。

以色列部队在缓慢地前进。可是他们为这种前进而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每推进100米、50米、25米，都会有一些以色列青年永远地躺在异国的土地上。

这种损失是以色列最承受不起的。这个只有三百万人口的小国对每个男子的使用都要精打细算。

每一批阵亡者的尸体被运走时，以色列的广播车就要这样对巴解阵地高喊：“我们将把你们的白天变成黑夜，在中午时候我们要让你们看见星星。我们要把你们的头按到粪坑里去。我们要打碎你们的骨头！”

巴解战士的答复是这样的。“你们来吧！我们将使你们脚下的土地非常烫脚！”

以色列军队的进攻升级了。无情的炮火不仅落在巴解的阵地和据点上，也落到了民房、旅馆、学校、大使馆上。以色列飞机根本无视医院楼顶上那大大的红十字标记，照样投弹、扫射。

无辜的平民们遭到了浩劫。

著名的意大利作家、女记者法拉茜当时就在贝鲁特。目睹这种情景，她愤怒地说：

“我见过一九四〇年的英国考文垂^①，也见过一九四五年的柏林，可今天贝鲁特的情况，比那两座城市犹有过之。”

一天，当美国总统里根走进他的椭圆形办公室时，有人在他桌子上放了一张摄于贝鲁特的照片：一个被截断手臂的小女孩张着一双失神而可怜的大眼睛望着你。她全身包扎得象一个木乃伊。

里根说：“这就是这场战争的标志！”



^① 考文垂于1940年11月遭法西斯德国空袭，全城毁灭。



法拉茜采访沙龙时，把这张照片交给沙龙，并把里根的话告诉他。他冷然道：“我有什么办法？这是战争。”

她拿出许多照片，全是在以色列的炸弹下死去和受伤的孩子的照片。

“别拿这些来吓唬我，”沙龙说，“我不怕。”

“你不怕世界舆论吗？全世界的人甚至包括许多以色列人都骂你呢。”

“我什么都不怕。”

“你也不怕良心受谴责？你不觉得你这么做太过分了吗？”

“不过分。只要恐怖分子用平民作掩护，我就只能这么做。”

法拉茜冷笑了。

“啊，我忘了，你从来就是最善于对平民进行战争的人。你还记得吉贝亚村吗？”

在历次中东战争中，沙龙多次指挥部队滥杀无辜的平民。他的双手沾满了阿拉伯人民的鲜血。

他是著名的“吉贝亚村惨案”的罪魁祸首。

吉贝亚是位于约旦河西岸的一个阿拉伯人居住的小村庄。一次，沙龙率领一〇一突击队袭击这个村子。遭到了约旦部队的伏击，丢下十几具尸体，狼狈而逃。

“你们等着，我会回来的！”他的牙齿咬得喀喀响。

他率领大队人马回来了。约旦军队已经撤离，村里只剩下手无寸铁的居民，大多是妇女与孩子。

沙龙的脸由于失望和痛苦而扭歪了。他用嘶哑的声音大叫：“我要报复，一定要报复！”

沙龙命令士兵把居民们统统赶到村前的广场上。广场附近有一个地窖，他已注意到了。

“把他们的屋子全部烧掉！”沙龙说。

村庄里燃起了大火。

“天哪，”一个妇女喊道，“今后让我们住在哪里呀。”

沙龙嘟囔道：“住在天堂！”

他又叫士兵们从人群中拉出一部分老百姓，驱赶到地窖里去，其中有不少妇孺。

村民们预感到要发生什么变故，母亲紧抱着婴儿恐怖地大叫：“不！不！”

沙龙不为所动，肥胖的身躯伫立着。这个人有一副铁石心肠。六十年代初期，他的前妻在车祸中罹难，不久，他的九岁的儿子在玩弄手枪时走火丧生，他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掉。当六十九个人被推进地窖以后，他命令士兵们点燃了炸药包。

地窖塌了，里面的人全被活埋而死。

阿拉伯国家被这个残暴的事件震惊了，全世界也被这个事件震惊了。为此，以色列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谴责。

总理本·古里安不得不公开出面道歉。

沙龙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升了官。

以色列正需要象他这样有着冷酷心肠和残忍手段的铁血人物。

巷战激烈进行着。贝鲁特每一寸土地都在燃烧。

有人把此时的贝鲁特称为“小斯大林格勒”，的确，巴解的战士象一九四一年的苏联红军那样英勇战斗着，所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后方，没有援助。

和平时期，他们得到不少援助，可是现在，战争降临了，在他们最需要援助的时候，援助却悄悄消失了。

一位巴解领导人痛苦地说：

“我们的朋友呢？他们究竟在哪儿？”



贝卡大空战

叙利亚人此时在哪儿呢？

战争的第一天，叙利亚就向贝卡谷地增兵，萨姆—6 导弹的数量也增加了。那里虽然是黎巴嫩的土地，却是叙利亚的屏障。他们表示：叙利亚绝不从贝卡谷地撤退半步。

他们是充满信心说出这话的。他们有先进的萨姆—6。他们不怕以色列人，但他们没有认真做准备。

以色列人怕萨姆—6 导弹。他们做了充分准备。他们准备了近一年：从叙利亚人把萨姆—6 部署在贝卡的时候起，他们就开始这项工作。他们的飞行员无数次在内格夫沙漠里模拟的“贝卡谷地”演练投掷炸弹。

沙龙早就决定在这次战争中摧毁贝卡的叙利亚导弹群。虽然他的对叙作战计划是在最近才得到内阁批准的。

手段自然是闪电战。

闪电战往往与欺骗联系在一起，这已成为一条历史的规律。以色列人也是如此。

六月四日，即以色列决定出兵黎巴嫩的当天，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就约见苏联大使，要求苏联在驻叙叙军遭到攻击时援引叙苏友好条约，给予强有力的支持。苏方表示：叙苏友好条约只对叙利亚本土安全承担义务，黎巴嫩发生天大的事，不属于条约范围内处理的问题。

以色列迅速掌握了这一情况，多次向叙利亚传话：只要叙利亚不参战，以色列绝不会主动攻击叙军。

美国也应以色列的要求通知叙利亚，不要干涉以色列在黎巴嫩的事情。以军不会动叙军一根毫毛。

叙利亚政府陷入了犹豫。参战吧，怕惹火烧身；不参战吧，以军



侵黎，着实威胁了叙利亚的安全。况且，那样多的叙利亚正规军驻在黎巴嫩仅仅是摆样子的吗？

现在的战争，战机瞬息万变。最宝贵的东西——时间，在犹豫中失掉了。

六月九日，以色列突然对贝卡谷地发动了袭击。

以色列埃齐翁空军基地的美制 F—15、F—16 战斗机整齐地排列着，停放在被太阳晒得冒烟的跑道上。

这两种战斗机是七十年代美国为了争夺新的空中优势而研制出来的，其速度和火力都超过阿拉伯各国使用的苏制米格—21、米格—23 战斗机。它们的优越性已在一九八一年六月震惊世界的炸毁伊拉克巴格达核反应堆的行动中充分显示出来。

肤色黧黑的以色列飞行员们在跑道上列队，象一根根笔直的电线杆。他们在聆听指挥官的战前提示。他们号称是以色列军队的“天之骄子”，一次又一次地在中东和地中海的天空上创造着奇迹。今天他们是否能再创造一个奇迹呢？

他们的素质是人所共知的。这一点也在一年前的那次行动中显示出来。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说：

“以色列飞行员简直是他们国家的航天员。甄选标准之严格令人难以置信，淘汰率比美国空军高得多。更可贵的是，他们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

指挥官指示完毕，举起手来。

“对表！现在是下午……”

突袭时间选择在下午也是经过精心考虑的。按一般惯例，突袭都在凌晨进行，而那时对方的戒备也最严密。到了下午，警惕便会逐渐萎顿。

指挥部的命令传来：“第一攻击波，起飞！”

战斗警报响彻整个基地。飞行员们快步奔向自己的飞机。指挥官

